



他是犯人，也是作家

其人其事其作品经新华社报道后

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美国纽约时报、
英国泰晤士报及全国几十家媒体争相报道……

祸根



中国犯人作家汤建元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祸根/汤建元著.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3

(中国犯人作家汤建元作品集)

ISBN 7-80145-681-5

I. 祸… II. 汤…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03054 号

祸 根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 者: 汤建元 著

责任编辑: 崔允刚

装帧设计: 缪 萌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邮编: 100050 电话: 63082437)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市顺义富各庄福利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大 32 开

字 数: 350 千字

印 张: 13.5

版 次: 2003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45-681-5/Z

(全套七册) 定价: 135.00 元

历经人生苦旅

感悟天地良心

周黎明

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副厅长

周黎明题

序

我是在一次调研途中，和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监管处田聪颖处长交谈中知道汤建元的。后来，在检查自治区看守所工作的时候，见到了汤建元。这是一个普通的监室，屋里没有印象中作家书房的装饰摆设，在一个简易的书架上放着一摞摞的手稿。监室与封闭放风场的铁门是敞开的，户外的新鲜空气大量涌入室内，温暖的阳光透过铁窗一缕缕的洒在地上，几盆叫不上名字的花草枝繁叶茂，竞相争妍。让人感到“斗室”的生机和活力。汤建元给人的第一印象，相貌比实际年龄大，不善言辞，表情中透出了生活中的坎坷沧桑。汤建元是个文化人，曾经搞过文字工作，出版过诗集，后又下海经商。在商海中用文人的眼光识别人，无疑是要交学费，被人骗了，为了堵债又去骗别人。当问其刑满出去后是否再下海经商时，他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一样。在看守所民警的热情关怀和帮助下，汤建元调整心态，自觉接受改造。并且开始了文学创作。短短三年的时间内，汤建元创作了《错爱》、《桃花镇》、《边套》、《妩媚陷阱》、《罪幕》、《祸根》等7部长篇小说、8部中篇小说、4部诗集等5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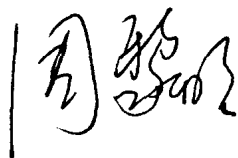
汤建元的作品反映了一个罪犯从思想灵魂深处反省和接受洗礼的轨迹，说明他是一个不向命运低头，对生活充满信心，栽倒了又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爬起来的人。他没有因为锒铛入狱而一蹶不振，而是勇敢地面对现实，承担责任、认罪服法。他的作品写出了酸甜苦辣的人生经历；写出了对社会、对人生的感悟；写出了对生活的渴望，对党和人民的热爱，写出了对情与法、理与法、人与法、国与法的理解和透视。他的作品充满曲折坎坷的经商过程；有从童年到青年到中年的苦与乐、得与失、情与爱；有创业中的成功与失败。读他的作品，字里行间能让你想到，他不是在用笔写，而是在用心写，在用情写，在

用泪写，一个个感人的场面，一个个鲜活的群体，一段段充满激情和哲理的对白，让你感到了法律的尊严，正义的力量，民心所在。他要让人知道，人生在世，一定要做一个好人，而做一个好人的前提首先是遵纪守法，否则一事无成。汤建元的作品充满了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充满了对人生的思考以及对友情、对自由的渴望，而最为强烈的还是他对真善美的追求和赞美，对假丑恶的抨击和揭露，对政府的监管政策的无限感激和对祖国的无限热爱。

内蒙古自治区看守所始终坚持教育、改造、挽救的方针，坚持文明管理，使一批罪犯得到改造，成为新人，汤建元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对汤建元在狱中的文学创作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并允许他及时了解外部信息，为他创造良好的写作环境，使他的创作更加顺利。现在他的作品在不断发表，也在不断引起国内外舆论的重视，这不但是汤建元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更是公安监管战线实行“严格执法，文明管理”的丰硕成果。同时，也充分证明了一个事实，正在服刑的罪犯，在接受改造的过程中，只要端正思想，用法律和劳动彻底改造自己，树立起重新做人的信心，多做一些对社会进步和文明有益的事情，就一定能迎来人生的第二个春天。

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副厅长

2003年1月18日





右二为公安厅厅长祝广培，
右三是为汤建元写序的副
厅长周黎明到看守所检查
工作

在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监管
处处长兼看守所所长田聪颖
的大力关怀下，汤建元开始
了写作生涯

内蒙古自治区看守所政委刘春荣鼓励汤
建元要做一个对社会有价值的人



在内蒙古自治区各级领导的大
力关怀下，汤建元重新激起了
对新生活的憧憬与渴望

内 容 简 介

一只巨形黑手在制造着团团黑雾，厄运一个接一个地向晁天舫袭来，蹊跷的车祸，怪异的中毒盗窃案，伪证罪……他最信任的人恩将仇报，把他推上审判台，他成了罪犯，然而，他的灾难却是祸从口出，他没有恪守对自己的承诺，他把那个重大秘密告诉了别人……



第一章

这是一个满城起雾的日子！

天刚放亮，雾就不知不觉地来了。后来就越来越浓，一团一团地贴着地面滚过来了，而且没有了往日的温柔和羞涩，那灰白色的雾里分明掺裹了张牙舞爪的黑色雾丝，让人看上去便有了狰狞的神情，置身其中也就不寒而栗了。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黑雾，在燕北城里是很少见到的。上了年纪的人们说过，一起黑雾，便是天公发怒，天公一发怒，就肯定有人要倒霉了。如今人们自然不相信那种封建迷信的说法儿，但一见起了黑雾总是心里不愉快。

晃天舫活了五十五岁，这样的雾碰上了三次。

第一次是68年，这一年他刚刚二十五岁，从文化馆的一个普通美工，摇身一变成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黑典型，给揪出来无产阶级专政了。无非是游斗、批判、交待、检查。刚开始的时候，自然会恐惧、害怕，但时间一长他麻痹了，一天不被拉出去挨批斗反倒觉得空落落的了。

再后来，造反派们也不想斗他了，因为他实在不是一条大鱼，他不过是北华区文化馆的一名普通美工，其间他的几张画被省美协办的《燕北画报》刊出了，并在省内外引起了不少的反响。

再后来，他的书法也被不断地刊登在各种报刊上。但这不足

11.15.12

以给他定罪呀。定不了罪他也跑不脱，定你个不务正业、爱出风头、为自己谋取名利这总可以吧？定你个为资本主义的毒草涂脂抹粉总可以吧？定你个不求进步、思想落后、封、资、修的黑苗子总可以吧？

总之，你想逃避惩罚，没门！你注定要被革命力量从人民群众中分隔出来，编入另册。到了秋天，结论出来了，戴上反革命帽子，送进五七干校接受改造。

五七干校建在七十公里外的一个山区县城的东郊。晁天舫与一帮同行被押上汽车的时候，天便起雾了。和今天的雾一样，黑雾，一团一团地撕扯着汽车轮子。晁天舫坐在自己的行李上，没有为满天满地的黑雾感到心烦，他只是想不通。他想不通的是我晁天舫一个新时代的大学生，从小学到大学，从少先队员到共产党员，我都是积极追求进步的，我多少次地发誓，我要坚决跟着共产党，听毛主席的话，把革命进行到底，我已经决定把毕生的精力献给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他多少次暗下决心，只要革命需要，让他抛头颅洒热血他都心甘情愿……无情的事实是，他不明不白地成了反革命分子！

黑色的雾擦着车帮子飞上他的脸，他顺手抹了一把，手上便湿漉漉的。那一天，他是第一次看到黑雾。

第二次是十一年后的1977年的秋天，这一天是他从放天县城关公社文化站被调回燕北市北华区文化馆的日子。

按情理说，这是他获得真正自由的日子，他应该高兴啊！但是，他却高兴不起来。派来接他的汽车一进城关镇文化站的院子，天上地下便起了雾，他的心情便越发的坏。妻子冉旻催他快搬行李，他却呆愣愣地盯着文化站的房子一动不动。

冉旻催得紧了，他却说了一句：“我不想走了。”

冉旻的眼瞪得比铜铃还大，她怀疑丈夫是不是突然发生了什么毛病，她拭着用手去摸晁天舫的额头，“这也没有发烧哇，怎么你竟然说起了胡话？”

晁天舫轻轻推开冉昉的手，说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这雾太大了！”

送行的人都祝贺他，“晁老师，你熬到出头之日了！”
“晁老师，当了大官可别瞧不起我们哪！”

他却还是说，“这雾太大了……”。

汽车驶进燕北城的时候，那雾还紧追着他 and 冉昉没有散去。

冉昉问：“天舫，你今天咋啦？这么失魂落魄。”

晁天舫说：“这是我第二次看见这黑色的雾了！”

今天，坐在北华区人民法院的囚车里，晁天舫莫名其妙地在想，二十二年前的那场黑雾是不是就是今天这场雾呢？是不是预示着在二十二年以后我注定要倒霉呢？今天等待我的是个什么结果？

晁天舫是以被告人的身份去北华区人民法院听候宣判的，在那里，他将接到一份决定他后半生命运的刑事判决书。

团团黑雾在囚车前面拥挤着，开车的小伙子皱着眉头说：“今天真的邪门了，这雾咋这么大？这车简直没法儿开了。”他又回头对晁天舫说，“晁老师，是不是这老天爷也为你鸣不平？”

晁天舫的嘴角下意识地抽动着，他只是强撑着苦笑了，没有说出话来。

虽然他也知道同情他的人太多了，包括这些押送他的法警和司机，也对他客客气气，但是他还是不知道该说什么？

此时的晁天舫与其说是愤怒、痛苦、仇恨，倒不如说是无可奈何、哭笑不得更确切。他不能承认这样一个再简单不过也再明白不过的事实，你晁天舫已经不是名震燕北城的著名画家了，已经不是赫赫有名的燕北书画院院长兼书记了，你现在是一个犯罪嫌疑人，是一名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被告人，是一名被世人唾弃的囚犯！再过一个小时，法院的判决一宣判，你晁天舫就是真正的罪犯了，从一个人人尊敬的书画院院长堕落

为一名贪污犯！

你晁天舫时至今日再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了！你冤吗？你恨吗？你想呐喊吗？你想发疯吗？这些都统统无济于事！

又一团黑雾扑打着车窗玻璃不肯离去，晁天舫突然想起这是他第三次看到的黑雾了。

他的心中一阵悲哀，看来我晁天舫注定要被这第三次黑雾吞噬掉了，我将在这第三次黑雾中失去自由！

连他自己都感到奇怪，在此时这异常严肃和沉重的气氛里，他竟然想起了95年秋天的一件事情。

95年，是他春风得意的一年，上半年，他的个人书画展在北京展出，引起轰动；下半年，他又在香港举行了个人书画展，引起了香港同行和市民们的广泛关注，他获得了巨大成功。从香港回到广州的时候，广州的同行们邀请他给中山美术学院的学生们就他在香港的展出做一次讲课。

中山美术学院的学生们思想开放，提问的角度新颖激烈，尤其对他的一幅画《雾沐山村》的立意和意境展开了多方位的探讨。

这幅《雾沐山村》也是他比较喜欢的一幅画，画面上柔柔的白雾正在悄悄地向风景秀美的山村轻轻扑来，站在画前，你不能不想到，正在晨睡中的乡民们一旦起来推开家门，便马上沐浴在飘渺的白雾之中，身心岂能不得到净化。更让人激动的是，整个山村将从此纯洁无暇。

晁天舫是热爱山村的，也爱山村的雾，更爱放天县城关镇桃花村的山山水水和戏耍在那里的雾。

这幅《雾沐山村》倾注了他对桃花村的强烈的留恋之情，同时也鲜明地表达了他的某种情绪。

有学生问：“晁老师，你能给我们讲讲你画中的雾都表达了一些什么吗？”

晁天舫笑了笑，又思忖了片刻，然后又认真地想了想才慢慢地说道：“究竟表达了什么，我也很难具体地说清楚。当时我只

是想画这雾，我觉得这山村有了这雾会更美……”

学生们不依他了。

“晁老师，你没有正面回答我们……”

“晁老师，你的解释太牵强……”

“晁老师，这不应该是你的风格……”

是啊，晁天舫该怎么向学生们说清楚呢？其实，这雾里包含的东西和要表达的思想太多了，多的让他无法概括。但是，做为一个受人尊敬的画家，做为站在讲台上被台下的学生们尊称为老师的自己，面对自己的画和学生们的期待，你总得说点什么呢；你总得有个说得过去的解释吧！

“同学们，同学们，请原谅我的词不达意，我真的不是想回避你们的提问，说真话，作为画家，他最不能概括、最不能探讨、最说不清楚、最不能解释的就是他自己作的画，而这种表现又最强烈地体现在他最喜欢的画上。就像我，我其实是很喜欢我这幅《雾沐山村》的，我对我曾经住过的小山村很喜欢、很留恋，那里真的是很美。然而我之所以用雾来点缀我的感情，表达我的想象，是我考虑到用雾来作为我情感焦点的载体比较确切，因为我感到雾太博大，太精深，也太神秘了……”

有学生说：“晁老师，你能说的再准确一点吗？”

晁天舫说：“哦……我这么说吧，我想这雾应该是一种淡泊静谧的轻柔，又应该是一种正在剧烈沸腾中的情绪；应该是一种悠远的思想，更应该是一种悟性的精灵……准确地说，这雾是我用我的虔诚为小村送上的一首赞美诗……”

“晁老师，从某种程度上说，你对雾的感情超过对小村的感情，你说是吗？”

“晁老师，这雾与你的人生之路有过什么联系吗，或者说曾经影响了你，你说是吗？”

“……”

晁天舫兴致勃勃地回答了学生们提出的各种问题，但是一个

文静瘦弱的女学生提的问题却让他一时不好回答。

“晁老师，你对你画中的雾赋予了那么美好的感情，但是我却总是感到有一种沉沉的悲哀在你的情绪中流动，而且你画中的雾里也有黑色的雾丝在招摇，这是不是与你隐藏在情感深处的某种遗憾有关系，你能告诉我吗？”

女学生的眼神是认真的，她渴望得到回答。

但晁天舫这回却真的回答不上来了，不，应该说是晁天舫一时无法将自己的所有思路集中起来清理出来。他想女学生的敏锐和精僻很可贵，真正问到了他的灵魂深处。他想他应该给她一个不让她失望的答复。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都在如意中逍遥，有时哀愁和遗憾才真正是人生的风景和生活的美丽。现在，面对我的画，我却只能对这位女学生及全体学生们说一句连我自己都不满意的话，画家的画其实和一首意境很美的朦胧诗一样，你去体会它享受它不是靠说或听别人说它什么，而是靠悟，用你自己的心去悟……”

晁天舫离开中山美术学院的时候，那个女学生在学院大门口当着众多送行的学院领导们的面儿对他说：“晁老师，我认为你画的是你心灵上的黑雾……”

晁天舫的心中一振，他觉得这个女学生有些怪，怪在哪里，又说不清楚。

“晁老师，请下车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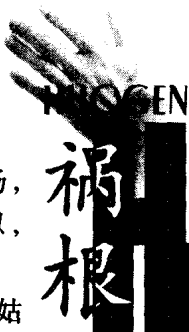
法警仍然很客气地对他说。

晁天舫抬头一看，北华区人民法院到了。

二

冉咏和他的女儿晁宁都在法院审判厅的门口等着他，晁天舫一下囚车，她们母女二人便迎了过来。

“天舫，身体还行吧？”



“爸爸，你瘦了。”

端庄丰满的冉旻虽然很想扑在丈夫的怀里大哭一场，但她克制住了，她很清楚坚强二字在此时的份量，所以，她那布满憔悴的脸上仍然竭力堆起笑容。

二十岁的晁宁漂亮的令人眩目。她是个性格开朗的姑娘，该哭就哭，该笑就笑。看见爸爸戴着手铐从囚车上下来，她一下子就哭了，但一见妈妈没哭，便马上明白了妈妈的用意，忙擦去眼泪换上笑容。

晁天舫显然在强撑着自己，他曾无数次地告诫自己，不管在任何场合，不管在谁的面前，都不能让自己显出一丝一毫的软弱来。但是，他的心中却酸酸的，因为此时站在他面前的毕竟是他的妻子，而且是一位和他真心相爱、同甘共苦、相濡以沫近三十年的妻子；同时，还有他的女儿，女儿不但听话，更懂事，是他心中的明珠。然而，他和她们母女俩却分别了两个月，这不是普普通通的分别，这是揉肠寸断、痛苦悲伤的两个月呀！看守所里的他昼夜难眠，家中的母女俩以泪洗面……

“冉旻，家里还好吧？”晁天舫故作轻松地说。

“天舫，家中都好，你放心吧，我只是担心你的身体，你的胃病……”冉旻的泪水还是忍不住地滴落下来。

“冉旻，别这样，我这身体不是挺好吗，什么事儿都没有，看守所的领导对我照顾的很好。”晁天舫不只是为了劝她，他说的是实话。

法警往远处走了走，冉旻向法警投去了感激的目光，还是好人多呀！她想。

“小宁，没有因为我影响了你的工作吧？”晁天舫最关心的是女儿目前的处境，如今的社会舌头根子压死人，风言风语会把一个无辜的人置于死地。

“爸，你放心吧，你的事影响不了我，我们公司里的人们都为你抱不平呢。林经理说了，只要是我为你的事，什么时

候请假都行，还不扣我的工资。”晁宁在燕北工艺设备总公司工作。别看她只有二十岁，却是个有三年工龄的有经验有能力的财会人员了，公司的领导很看重她，可以说是前途无量。

“你替我谢谢林经理，难为大家的一片好心了。”

“爸，是白的黑不了，是黑的白不了，众人心中有一杆称。”

“……小宁，我再问你，打你的人公安局查出来了吗？”

“还没有，但是刑警队的人说，已经有了线索了，肯定能查出来。”

“这就好，只是以后嘴巴上要有个把门的，该说的再说。”

“我看来是本性难改了……”

“天舫，你要有思想准备……”冉旻忧心忡忡地说。

“冉旻，你听到了什么？”晁天舫的心中不安起来。

“凌法官前天到咱家去了……”晁宁说。

“凌洪兵？……他说了什么吗？”晁天舫用急切的眼神望着冉旻，他露了什么没有，会判我多少年？”

冉旻摇了摇头，“你又天真了，天舫，这他怎么能说呢？再说，咱们也不能难为他，这是违反纪律的事。不过……”

“不过什么……”晁天舫警觉起来。

冉旻说：“凌法官说，让我们有个思想准备，估计你的案子最后的结果不会很理想……”

“这是不是说，要判我有罪？冉旻，他是不是这个意思？”晁天舫有些急了。

“看你，别急嘛，我想凌法官说的应该是这个意思。但是，天舫，我告诉你，根据这两个月来我和凌法官的接触，我敢肯定，他是个正直的好人，对你的事他尽了力了，之所以结果不理想，是上面的和另外的压力，他也无能为力。天舫，我们应该理解凌法官，不要难为他，要面对现实，再说我们还有上诉的权力和机会，还可以争取无罪。你一定要克制自己，再也不能像上次开庭那样了，如果不是凌法官和公

诉人能够理解你，随便给你加一条就够你受的了……”

是的，半个月以前，是正式开庭审理晁天舫的案子的日子。尽管事前凌洪兵（晁案的审判长）专程去看守所以提审的名义和他勾通了思想，让他克制自己的情绪，配合法庭做好审理工作，他当时也答应了；尽管在开庭前的十几分钟，他的学生，燕北市检察院的检察员酆宏昊也专程赶来和他进行了交谈，让他一定不要在法庭上闹，这样对他不好，他照样也答应了酆宏昊。但是，他还是没有管住自己，当公诉人刚刚宣读完起诉书以后，他就暴跳如雷，大喊大叫起来。

“你们这是诬陷！你们这是捏造！你们这是冤枉陷害栽赃污辱我晁天舫！你们这是胡说八道，一派胡言！你们有什么证据说我有罪？你们为什么不听我的辩解？你们还是安的什么心？……”

“晁天舫，你安静一点！晁天舫，请你不闹！听着，让他坐下！晁天舫，这是法庭，作为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你要遵守法庭纪律！不许大吵大闹！”

担任审判长的凌洪兵虽然从内心里同情晁天舫，但他不能不执行自己的职责，在这庄严的法庭上是不允许一个被告人这样大吵大闹的。切不说这样不成体统，单就公开审理的案子来讲，一旦传到社会上，对法院将会造成恶劣的影响。所以，他必须严厉制止晁天舫的行为。

“晁天舫，你坐下！不听审判长的话你要负刑事责任的！”法官强行将晁天舫摁着坐下。

凌洪兵接着说，口气当然很严厉，“晁天舫，你应该明白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法院的审判庭，今天是在依法审理你的案子！你更应该明白，这法庭上是讲理的地方，你有冤气，有想法依照法定程序该你讲的时候你再讲嘛，法庭会给你充足的时间让你为自己辩护的。你现在这种态度是极其错误的，如果在接下来的审理过程中再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将依据法律的有关规定对你采取

措施！晁天舫，你听明白了吗？！”

“我……我明白了。”晁天舫的声音低低的，他也意识到了自己刚才的行为是过激的。

“好吧，法庭审理继续进行。”凌洪兵并不想过于难为晁天舫。

在接下来的审理过程中，晁天舫虽然还是怒气冲冲，但到底采取了克制的配合态度。

凌洪兵在中间还插过一句，“很好嘛，晁天舫，你能端正自己的态度配合法庭进行审理，这说明你的思想有了转变。同时我也明确告诉你，和合议庭最后认定你有罪或无罪的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但是，晁天舫终于还是没有坚持到底，在辩论程序接近尾声的时候，他又发火了，而且一意孤行，再也听不进任何人的劝告。

公诉人说：“晁天舫，不管你怎么说，你拿不出能够证明你把钱交给了刘江明的证据来，而你们单位的财务帐里你取走钱的凭证上却有你的签名，这就足以认定你的贪污罪成立！”

晁天舫说：“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他刘江明说没从我的手里拿过钱就是事实？”

公诉人说：“关键是你没有证据。”

“证据？什么证据？”晁天舫一下了就跳了起来，“我没有证据就可以听信他刘江明胡说八道吗？我没有证据就可以让他刘江明随便陷害我吗？那么请问你们，他刘江明说我杀了人你们也信吗？他刘江明说我炸了市政府、说我炸了天安门你们也信吗？你们口口声声说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就是这个样子吗？你们其实是在偏听偏信，制造冤案，你们是在歪曲事实，恶意中伤！可惜呀，可惜，法律竟然是让你们这样任意践踏……”

“闭口！”公诉人也火了，“晁天舫，请你注意你的说话方式！你这是什么态度？！”